

我的非遗故事

为了让检察干警们领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院里请来了两位飘飘欲仙的美女老师。她们身着自制的印着绿荷图案的曳地长裙,温文尔雅地教我们如何把一块四方方的白棉布,扎染出独一无二的青花,然后再制成随心所欲的香包。

有别于平时的开会听报告,干警们分组围坐在由会议室的小桌组合成的大方桌旁,错落有致,满心欢喜,期待着把自己的心情融入神奇的技艺中,扎染出不一样的作品,再缝进草木的馨香,留下独特的针脚,还有温馨的记忆。

“波浪形、圆圆形……扎染的技法上百种,时间有限,先学这两种。”老师边讲边为每组学员发原料:有事先调制好的靛蓝草的汁液,有质感柔软细腻的白棉布,有金色的丝带、多彩的扣子、红色的流苏,还有散发着扑鼻香味的香草,以及皮筋、针线、珍珠棉等。为了满足大家急切的成就感,老师还带来了吹风机,以确保染好的布能被及时吹干。

老师的讲解,让我第一次与“扎染”这种中国民间悠久而独特的染色工艺结缘,第一次对“扎染”制造出的浓淡相宜、晕色丰富、变化无穷的布品发生兴趣,同时也将第一次亲手在一块洁白的棉布上扎结,亲手将它浸泡在靛草的汁液中,看那“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草木汁液,如何为我培育出一朵世上绝无重样的花朵。

扎染的魅力就在于,每一个人所扎的结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大海中没有两朵完全相同的浪花。扎结的位置、大小、松紧不同,浸染后就会出现不同的晕染图案。即使同一个人,每次都在同样位置扎同样的结,也不可能染出两朵同样的花。如果说“一千个人眼中会出现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个扎染手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万朵不重样的“青花”,甚至更多。因此我们遇到的每一块扎染布品,都是世间唯一,都是值得珍藏的孤品。

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开始欣喜于自己将要创造出一朵特立独行的花儿。

如果把方块布像折扇子那样折起来,两端各扎一个结,染出来肯定就会是不同的波浪,但这个容易雷同,不是我的首选。

我寻思着,捏起方块布的中心点往下摺,然后从顶部到底部,隔一点拿皮筋扎一个结,一共扎了5个结,扎得像一只硬邦邦的羊角辫。

我想象着打开结的一刹那,那幅大圈儿套着小圈儿,小圈儿套着更小

我们的花朵

安安

圈儿,像蓝色湖面上泛起的涟漪般荡漾开来的图画,就心满意足地把那只“羊角辫”毫不犹豫地丢进盛着染料的绿色小盆里。

小盆里有点挤,全是扎着各式各样的结的半成品,样子有点丑,但却是“孩子只有自家的好”,谁怕谁家的“孩子”被别人“抱”错了,因此都紧盯着自己那一个。有的只扎一个结,这是比较大胆的,像蓝蓝的天空中只飘过一朵孤独的云。有的在四个角上各扎一个结,那定会呈现一种永不衰落的对称美。还有的除了在四个角上扎结,在头顶上也扎了一个结,这就像是小女孩头上梳的“毛毽子”。还有设计更精美的,是扎了一个波浪结,再扎一两个圆圈结,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跃出海面的海豚?贴着大海飞翔的海鸥?看着那些复杂的结,我立刻后悔自己怎么没有那样扎。

眼瞅着原本雪白的棉布在染料中渐渐变绿,散发出草木的清香,美女老师指挥着各组学员,把自己的“宝贝”捞出来晾一会儿,让它氧化氧化,然后再丢进去,这样染出的颜色会更好。

我戴着一次性手套,捞起自己那只倔强的“羊角辫”,一时间竟有些失

落。因扎结过于密集,染料无法渗入,只在外表象征性地染上了一层浅绿,根本不像其他学员手中的布,都开始变蓝。

求助老师,又拆开了两个结,同时把里面没染上颜色的布松了松,再一次丢进小盆里,才心灰意冷,期待着能有一个奇迹出现。

“好了!大家可以捞出自己的宝贝了,用清水冲洗干净。”美女老师庄严地宣布,好像我们手上是一颗颗即将发射的卫星。

我不忍先睹,由同事代劳,一并拿去冲洗、吹干。

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了。

动作快的学员得意洋洋地举起手中的作品,几乎没有哪一幅不引起大家惊呼:“哇,真漂亮呀!”不过,每位学员展示的都不是预设的模样,都有些形似而神非的感觉。有的像儿童吹到空中的肥皂泡泡,有的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还有的,则像一片一片的大雪花……

我的那幅画终于回来了!与同事手上那些对称的朦胧的小圆圈或纤细的小波纹相比,我的这幅的确有些另类——只有一朵三环相套的大青花。

那顺着扎好的棉布的褶皱晕进去的染料,像握着神奇画笔的巧手,在白棉布上随心所欲、恣意挥洒,留下或浓或淡、或断或连、无一丝一毫类似、无一笔一画相同的奇异画面。

“嗯,这个图案整体效果不错,这不舍得剪了做香包。正好,我收了,送给喜爱布艺的老妈作留念。”老师的高度评价,让我骄傲得不知所以。

接下来,干警们开始在自己亲手扎染的布料上裁剪,穿针引线缝制香包。

香包的式样很多,老师只教了两种:元宝和福袋。小女生们自然灵巧,精心为自己缝制一个两只角上各挂一缕彩丝穗的元宝香包。大男孩们也尤其用心,要亲手缝制一只心形香包,送给心中的那个她。然而这个难度有点大,不过没关系,为了爱,虚心求教就是了。就连那个平时爬高上梯的水电师傅,也是满怀欣喜,看他粗大的手指间捏着一根细小针,一脸谦虚讨教的样子,就知道他手中那只正在缝制的福袋,定是为他家那个“贴身小棉袄”精心准备的。

“红绿交映染尘埃,经纱细线慢扎成。”靛蓝草的香气早已被多种不知名的草木混合在一起的药香所代替。我和我的同事们沉浸在扎染的乐趣里,在一花一世界、一粟蕴乾坤中感受自然的神奇,感受创造的快乐,感受不急不躁、不卑不亢的韵味,感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

非虚构作品展

笔的故事

平晓斌

亲的家教很严,要求我必须将用剩的铅笔头上交,才能拿到新铅笔。并且每次母亲总说:“你太浪费啦!你表姐一个学期才用了你一个月的铅笔!”为此母亲规定,一支铅笔的“使用时长”必须超过一个星期。而通常的情况是,一支铅笔我只能用三四天,到周五周六写作业,经常是借铅笔或苦同学用剩的铅笔头。对此,我也很苦恼,只能尽量轻些用力写字,减少铅笔尖折断的次数。后来,当铅笔剩下手拿不住的长度时,我就捡一截铅笔粗粗的树枝,用铁丝和铅笔捆绑在一起,继续使用一两天……

削铅笔而削伤手的时候又有多少次?写这篇文章时,我端详着左手,几处削铅笔而划的伤痕依然可见!2001年,女儿上小学,在她购买文具时,我居然发现了手摇式、半机械化的削铅笔刀,大喜!虽然有些贵,但还是给她买了一个。如今她已上班,这个铅笔刀我还在使用。每次使用,我都会想起我小学削铅笔时的窘态。

2.

1977年秋收后,我升入三年级。从这一年开始,语文新增了作文。每周五下午,老师会布置作文让我们写。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老师居然让从未用过毛笔的我们,用毛笔在作文本上写!铅笔字都写不好,怎能写好毛笔字?

果然,我在写第一篇作文时,就丑态百出,因为没有控制好笔尖的蘸墨力度,母亲给我削好的2支铅笔,写不了几个字,铅笔尖就会被磨损。老师上课,同学们不是我在削铅笔,就是他在削铅笔,有时是我们一齐在削铅笔!这时,威严的女老师便大声呵斥道:“你们这期一年级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期!”教室里暂时安静了片刻,随后就又能听到撕断铅笔尖的响声。一年级时,急着写字,我还用嘴咬开过铅笔的木外皮。那时,我写的铅笔字惨不忍睹,粗细不一、大小不一、行道不一,但这就是我最初接受人文教育的真实情况。

我后来总在想,一年级我共用了多少支铅笔?那一年,只要母亲去供销社,总会换回或买回一打铅笔。母



的学习园地里,他名字下的“小红花”有6朵。而我只有一朵,这一朵是因为我“爱劳动”,时常从家里拿来柴火,为班级的铁火炉添柴而得的。坐在教室最后排的我,扭转头就能看到他的“标本作业”,在风中一飘一落。此时,我把写不好字的原因,归咎于母亲没有给我买水笔。母亲却说:“铅笔字都写不好,还想用水笔?不买!”

有一天,我在家里找到一支墨水皮管脱落的水笔,如获至宝。心想,只要修复了皮管,我就成了有水笔的学生,再也不用铅笔写字了。我用细线将皮管绑紧,但家里没有墨水,只能向同学借。这天上午,我早早地到了学校,向同学借了5滴墨水,而当笔尖对笔尖正滴墨水时,笔杆后面的小孔就渗出了墨水。拧开笔杆一看,才知墨水皮管底部开裂了,所借的墨水全部漏进了笔杆里,又漏到了我的手心。

我只能将皮管底部重新用细线系紧,但由此却使皮管的容量大为减少,五六滴就能盛满,再滴就会从笔尖溢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水笔的兴奋度。这支系着两根细线的水笔,靠着借来的墨水,我用了三个多月,完美地满足了我对水笔的无限渴望。

那个学期,我先向多位同学借过墨水。本想用1978年春节领到的“压岁钱”买瓶墨水,开学后还给他们,但1978年正月开学后,我就转学至县城读书,借同学的700多滴墨水,至今未偿还,这件事我记了40多年。

前些年,回乡参加红白事,遇到借过我墨水的同学,我总是魔障一般情不自禁地主动提起此事,他们好像都记不起来了。但我没有赖账,见了他们的儿孙,主动给些零用钱,表达一下心意。其中借给我300多滴墨水的同学,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不到30岁就在建筑工地因事故死亡,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改嫁邻村。十多年前的一天,他的妻子挎着一篮子“黄蒸”也就是玉米窝窝来机关找我,想让“有本事”的我给她的孩子找个煤矿上的工作。后来,我动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关系,办妥了此事。如今,他的儿子已是合同工,月收入近万元,娶妻生子,还在县城“买了楼”,日子过得挺好。

这些年的正月,这个孩子总来给我拜年,每次看到他,我总能想起他的父亲——一个长着长方脸,细高个,自来卷头发,一笑总露出两个酒窝的同学。那时,他将借给我的墨水记在一个本子上:11月6日,借给平小兵4滴;11月10日,借给平小兵3滴……

3.

1978年正月,我转学至县城小学读书,首次调到县城工作的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了笔筒和里面竖着的毛笔、水笔、蘸笔、复写笔、铅笔,首次看到六棱柱形、墨绿色的“2B”“4B”铅笔,还首次看到那种一头是卷笔刀、另一头是铅笔屑刷的文具——我记得是“长城牌”。

原来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这么

多的笔啊!年少单纯的我,面对笔筒,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父亲笑着说:“这些笔都是我平时要用到的,写材料用水笔,绘图纸用铅笔,复写文件时用复写笔……”

到校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去了县城古城路的文具商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众多的笔摆放在玻璃柜台里,多个品牌的蓝黑色、纯蓝、红色墨水码放在货架上,这里就是笔的世界、墨水的海洋啊!父亲给我挑选了水笔、复写笔、铅笔、橡皮、三角尺、圆规等文具,又买了文具盒,满载而归。

那些年的小学生,比的不是游戏机的牌子,而是比谁用的水笔、复写笔好。升入五年级后,我的上衣兜经常装着两支笔:一支是水笔,另一支是复写笔,并且是红、黑、蓝三色的那种。用水笔写作文,用三色复写笔勾画课本上的重点,用蓝笔标注汉语拼音,但我还是使用红笔比较多。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我的小学课本,的确如此。红色,对我而言,是警醒色、前行色、希望色!那个时候,老师经常进行课间“小测验”,五道题100分。测验完毕之后,会让我们交叉打分。我们都会用红笔判卷并庄重地打分,过一把老师的瘾。当看到别同学给我打出100分,并在“100”的下面划两道短红线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1981年9月升入初中,我自己新买了一支“英雄牌”包尖水笔。初中三年,我遇到了此生最为严厉的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现在我想,如果没有他的严厉甚至严苛,我大概率不会考上大学,更不会参加“公考”,考取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我的心里暗自感激这位老师。

当时,他要求我们每天必须练字。每次语文课,他都会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下当天要练的10个字。他在黑板上画出“米”字格,将每个字工整地填入字格,他的粉笔字就是标准的楷书体。他告诉我们:写“横”笔画时,笔画要向右上倾斜些;写竖笔画时,可以写得长些;写组合字体时,要通过所占位置,区分开“形旁”与“声旁”,笔画当长则长,宜短则短……

那时,我还不知道钢笔书法家庞中华,我们认为我们老师的手写体,就是最好的楷书字帖。

高中毕业那年,我收到最为贵重的纪念品,就是对我“有些意思”的女同学,送的“笔记本和钢笔”组合的礼品盒。毕业前夕的一天下午放学,她在路边喊住我:“晓斌,快毕业了,送给你个礼物,以后当了大作家不要忘记老同学啊!”我接过她手里的盒子,腼腆地说了声“谢谢”,便不知下句该说什么了。中午回到家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和一支“英雄牌”钢笔,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祝老同学:以‘笔’为马,一路前程,繁华似锦!”落款是她名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后来,我回赠给她一条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红丝巾……高中时代的友谊也许有些恋情,但这种朦胧之情,不就是读书时代最好的异性同学关系吗?

五十载一去不复返,我与笔的故事还在延续。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办公桌上经常会放四五支笔甚至更多的习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有心理障碍的不良癖好,但我绝对相信:有笔的地方,就有希望。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k7@vip.163.com

清晨(组诗)

赵敏

清晨

朝阳跃上峰顶,将金色涂在新生的翠叶上
清风吹来,似闻万马奔腾

旭日

用璀璨照眼的美妙画笔
细心绘成一幅
金辉相映、生机潮涌的万里图

早餐

群鸟的合鸣声是佐餐曲
朝阳、清风和水粉
一同入腹

骑车

旭日东升,白衣少年
脚踏单车,飞行在环形跑道上
转身就融入夕阳

高楼望远

夕阳似火,烧红了层层轻云
心随孤鹭,如箭羽般飞向
水天交接处

感染

你仰望星空,展开了笑颜
我看到你仰望星空
也展开了笑颜

三伏

骄阳和蝉鸣,似狂热的鼓手
以暴烈的旋律,震慑慵懒懈怠
敲响收获的前奏

读书

在文字的海洋中畅游
知识和智慧,融合而成的浪潮
席卷而来

书包

装入知识的海洋
承载梦想的重量
伴青春走向远方的光

父亲

伴随子女前行的蜡炬
驱散了
夜的黑

寄往

轻风托起思念的云
越过辽阔的蓝天
飘至你心间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检察院)

繁华

李娅楠

在喧嚣尘世的一隅,
我独守内心的静谧。
守静笃,如磐石般坚毅,
任风雨呼啸,心潮不起涟漪。

纷繁的欲望如蛛网交织,
虚荣的幻影迷惑了心智。
我追寻那致虚极的境地,
超脱浮华,回归本真的自己。

守静笃,聆听心灵的低语,
在沉默中感悟生命的真谛。
星辰闪烁,月色溶溶,
宁静的力量在心中凝聚。

致虚极,抛开杂念的羁縻,
让灵魂在心灵中自由游弋。
如同白云飘荡在天际,
无拘无束,自在飘逸。

喧嚣终会消散如烟云,
繁华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守静笃,致虚极,
方能洞察宇宙的奥秘。

在这浮躁的世界里,
我愿成为宁静的岛屿。
以守静笃为锚,以致虚极为翼,
飞向那心灵的纯净之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